

情欲人权

何春蕤

——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

「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的口号，在五二二女人连线反性骚扰游行中由我们首度从女性的主体位置出发，超越被动的、弱势的受害者形象，喊出坚定的、自主的女性要求，更扣连了女性长久以来被否定的情欲人权。

性骚扰其实就是一种性压抑。它使得男人止于偷袭、突袭等等不考虑女人主体性的可怜满足形式，而不能正面的和女人站在平等地位上交往，追求更大的更完备的情欲满足。同时，性骚扰也在女人心理上造成威胁和恐吓的效果，使得女人的情欲生活无法开阔的发展，反而造成无助的、依赖社会保护的柔弱心态。

因此，反性骚扰运动喊出这两句口号，不但呼招新的自主女性主体出线，也尚在性压抑之下扭曲存活的男性挑战。唯有针对性骚扰所从出的性压抑，来进行两性情欲的改造与开发，我们才可能根本解决性骚扰的问题。在情欲的自然、平等、自主流动中，谁还需要可怜的、局限的、不把对方当事人看的无聊骚扰呢？

从女人的主体位置出发要求性高潮，也凸显女人在情欲活动中很少享受满足，无数的女人在和她

们的男友或丈夫的亲密活动中扮演被动的承受者，虽不愿意，虽不愉悦，但是在对方的要求下，她们还是屈从了。这些情欲经验对他们而言是压抑的、屈辱的，没有促进自信的欢愉，更没有巩固自我的满足。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要性高潮」喊出了无数家庭主妇在卧室中遭到压抑的情欲人权，这和现在正在讨论的婚姻强暴是直接相关的。

女性身体自主权如果不要沦为一句空话，就不能止于「我们不要」什么，而要更具体的说出「我们要」什么。「我要性高潮」是一句特属女人的说法，因为男人不需要做此要求；所以，这个女性的口号不但凸显女性主体，也防止这个社会借着反性骚扰的名目来更进一步规范女人为清纯无欲的弱势者。